

抗战前十年宋美龄的政治角色探析

宋青红

(上海理工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093)

[摘 要]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宋美龄对蒋介石劝勉、关爱、体贴颇多,成为蒋介石之“内助”。藉由“内助”的角色,“操流利之英语,兼善写作”“智勇”且具有政治远见的宋美龄逐渐与闻政治,在抗战前十年参与了伤兵慰问、遗族学校筹建、航空建设等事宜,发挥了一定的政治作用。

[关键词]宋美龄;“内助”;政治角色;航空建设;蒋介石

[中图分类号]K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7)02-0058-05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Political Role of Soong May - ling during the Decade before the Anti - Japanese War

SONG Qinghong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marriage between Soong May - ling and Chiang Kai - shek, Soong May - ling became a good and helpful wife of Chiang Kai - shek, offering advice, encouragement, care, and consideration to Chiang Kai - shek. By the role of a supportive spouse, Soong May - ling, who is "good at English and writing", "wise and brave", and far - sighted politically, gradually participated in politics. Madame Chiang Kai - shek,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wounded condolence, aviation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schools for the Descendants of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 played a certain political role during the decade before Anti - Japanese War.

Key words: Soong May - ling; a supportive spouse; political role; aviation construction; Chiang Kai - shek

近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开放,蒋介石与宋美龄关系的研究也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学者多认为蒋宋之间情爱甚深,蒋宋婚姻并非简单的政治婚姻。^[1-6]在涉及到宋美龄对蒋介石的政治影响之问题,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以刘大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自蒋宋结婚后十年间,宋美龄广泛参与政治,涵盖了内政、外交、军事、教育和文化诸多领域,完成了向政治人的转变;以罗敏为代表的学者指出学界对宋美龄的政治参与的影响力明显估计过高。^[7-8]笔者参阅《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涉及宋美龄的资料,选择 1928 到 1937 年作为

考察时段,初步梳理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关系,分析宋美龄在政治领域所扮演的角色。笔者认为,宋美龄藉由“内助”的身份,能够参与一定的政治事务,扮演了一定的政治角色。

一 夫妻情爱

1927 年 12 月 1 日,蒋介石以下野之身与宋美龄成婚。新婚燕尔,蒋介石沉溺于儿女柔情,宋美龄多次力劝蒋介石以国事为重,“每言辄以党国为重”。^{[9]221}1928 年 1 月 2 日下午,宋美龄“力劝公赴京不可再缓”,蒋介石并感叹说“是古人所谓爱人,

收稿日期:2016-10-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抗战时期的女性精英群体研究”(13CZS036)

作者简介:宋青红(1982-),女,江西吉安人,上海理工大学讲师,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民国史。

以德不以姑息者乎,如此情爱弥可敬也。”^{[9]221}离沪后,宋美龄于1月9日下午致信蒋介石,“勉公专力国事,并劝以和蔼待人”。^{[9]238}1928年1月13日,蒋介石收到宋美龄的来函,函中“多相戒之词”。^{[9]255}1月20日,蒋介石感叹:“三妹时时勉我以勤劳国事为首,余心惭感交集”,^{[10]43}督促勗勉之情溢于言表。宋美龄时常提醒蒋介石以国事为重,如1929年9月3日,宋美龄自南京飞到徐州,与蒋叙谈三日,“妻勗我以国事为重,家事为轻,见我精神贯注于前方无遗,其意甚喜;但力促我急进,又依恋出于天性。爱之以德,又挚于情,吾惟于吾妻一人见之。”^{[10]73}

在生活上,宋美龄对蒋介石极为关心、体贴、爱护。1928年1月20日下午,宋美龄“勉公以勤劳国事,亦宜葆爱身躯。”^{[9]275}1929年9月11日,宋美龄到归德,蒋介石称:“吾妻身入战地视吾,相爱弥焉。”^{[10]73}1931年9月29日,宋美龄自上海赴南京,蒋介石很感激,“危难之中,不避艰险,来共生死,无任感激。”^{[10]87}1931年3月9日,“夜深公犹写字未睡,夫人以公身虚弱,几乎夜常终宵不能成寐,劝请少节劳为国保重,公心甚感之,曰:吾妻爱我,较爱其自身为尤甚,是其天性之至诚使然也。”^[11]宋美龄担心蒋介石的身体,乃至终夜未眠。1934年1月1日晚,蒋介石发电报之时,宋美龄立于旁,蒋介石笑称:“夫妻和爱之乐,可敌一切忧虑患难也,盖夫人平日甚敬爱公,故公于忧患中发是语以自慰云。”^[12]

对于宋美龄的关爱,蒋介石心存感激,《事略稿本》中多次表达了这种心情。1934年5月6日,蒋介石回南昌,感慨称:“妻爱至久弥笃,其诚笃精神,实世无其匹,一生得爱除母亲外,惟吾妻耳。”^{[10]120}1934年8月14日,蒋介石称:“今日注射后,体益疲乏,幸夫人侍疾护病,体贴入微,公稍为之慰矣。”^[13]1935年6月10日,蒋介石因为“河北军队之撤换与党部之撤销,悲愤欲绝。曰:上天有灵,其将使此恶贯满盈之倭寇不致久存于世乎。是夕通晓未成眠,夫人乃下泪。公曰:爱国之切,爱夫之笃,吾妻诚不愧女中英豪矣。”^{[14]313-314}1935年7月2日,蒋介石称赞宋美龄之贤,称:“吾妻谋国之忠,爱国之切,刺激之烈,几难名状,国有良妻,人心犹在,复兴必成也。”^{[14]575}

对于蒋介石来说,宋美龄亦贤妻亦诤友。1928年6月19日下午,蒋介石与宋美龄往南京中山陵园眺望,宋美龄劝蒋介石“大丈夫作事,不可常常以悔愤而愠气”,蒋介石“心感之”,觉得“夫人之言,亦有理”。^{[15]534}1931年10月8日下午,蒋介石与宋

美龄“谈为国牺牲决心,夫人亦表示与公共同生死之决心。”^[16]蒋宋夫妻俩志同道合。宋美龄还时时勉励蒋介石不要自恃才高,更不要意气用事。1928年4月23日,“三妹戒我不矜才,不使气,而我对于下总不能温和厚爱,使人不敢亲近,对学生亦如此,切戒之,切戒之”。^{[15]179}对此,蒋介石感叹“夫人之言,能使余解愁”。^{[10]43}宋美龄的劝慰甚至是只言片语,为蒋介石的心灵增添了一抹慰藉。1938年10月23日,蒋介石感叹:“本日敌机不断来侦察轰炸,而吾妻兴奋快乐之精神,更倍于平时,夫妻相爱之切,共生死之诚,真足以消愁,在苦痛忧难中,惟此足以自慰耳。”^{[10]176}宋美龄不仅生活上关心、爱护蒋介石,使蒋介石后顾之忧,而且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事业,从精神上慰藉、理解和支持蒋介石的事业。

二 内助之功

对于宋美龄之贤及佐理之功,蒋介石多次予以称道。1928年2月5日,蒋介石宴请法国公使马泰尔,宋美龄担任翻译,“公甚感夫人内助之能。”^{[10]43-44}1928年3月4日,“公对于夫人内助之贤,今夕在沪宁车中,感思尤切,并自记于日记中曰:三妹爱余之心,无微不至,其为我而牺牲幸福者,亦诚不少。余苟不能以学术德业自勉,期有成就,是诚愧为丈夫矣。古谓‘妻者齐也’。夫妻造谐必相齐一,亦所以始终保全爱情之道也,吾必与我夫人共勉之。”^{[9]467}

1929年5月29日下午,蒋介石“称夫人以公忘私,诚挚精强,贤妻也。盖夫人之贤德,惟行生知之独深,于临大事时,尤足见其贞干,故先生今日称之云。”^[17]1929年12月1日,蒋介石称:“结婚二年北伐完成,西北叛将溃退潼关,吾妻内助之力实居其半也。”^[18]1929年12月9日,蒋介石“思政治之阻难,益念夫人,曰:当今之世,诚意爱辅我者,惟妻一人。余此次离京,乃未能与尽言衷曲,欢然告别,而拂袖迳行,使彼不知我心中之痛苦沉闷,并非为彼而发也!呜呼!何处可为我发泄愤闷,亦惟有发泄于至爱之前耳!然而吾妻之心,不因而痛苦乎?”^{[10]77}1930年1月2日,蒋介石称:“吾妻劝余,事事应从根本解决;今又言,今年以彻底澄清为望,贤哉吾妻。”^{[10]65}蒋介石发自内心称赞宋美龄贤惠。

1932年3月22日晚,蒋介石“孤身寂寞极思夫人曰:舜有禹、稷、契、皋陶、伯益五人相辅而在下以治,武王有周公旦如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閎夭、散宜生、南宫适及其妻邑,姜所谓治乱之人十人是也,孔子谓才难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余今亦有吾夫人佐我致力党国,淞

撤兵时夫人痛不欲生,其爱国之忱,实不愧为余之贤内助,志趣同向,情意周洽,古人解妻字,谓妻者齐也,吾妻真与吾相齐,余于吾妻何能不切念于怀哉。又自笑曰:余此刻极想吾夫人乘飞机而回来也。”^[19]

1932年11月28日正午,“夫人到汉,公迎入欢谈,并告之曰:吾今日心气躁急,凡忘省察存养之功,夫人来心气便和,昔者姬昌姬发父子,皆得贤夫人之助,而藉以建树周代功烈,吾于我夫人京有厚望也。”^{[20]478}1932年12月24日,蒋介石称:“余劳苦国事,无以自慰,所可为吾慰者,唯有内助之贤夫人耳。惟愿吾夫人身健无病,可与吾共负艰巨也。”^{[20]693}1934年1月1日,蒋介石曰:“今日元旦,在浦城,督平闽变,得夫人内助,夫妻和爱之乐,诚可敌一切忧虑患难也。”^{[10]118}1934年2月23日,“在南昌,公自二十一日病伤风,至是日未痊,曰:吾妻护我病,保我身,无刻不在心,无事不入微,诚贤良夫人也。”^{[10]118-119}1937年8月3日,蒋介石称:“大小事件,除妻之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分责,代用一分心。”^{[10]160}1937年9月30日,蒋介石称:“英、美政府对我,虽仍冷淡,但其民众已趋于积极声援,此乃牺牲坚忍之效,而得力于吾妻之宣传者实多也。”^{[10]161}1937年10月9日,蒋介石称:“余之心神抑郁,惟妻能知我慰我也。”^{[10]161}蒋介石对于宋美龄的内助之功,评价甚高。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缡之后,宋美龄对蒋介石劝勉、关爱、体贴颇多,成为蒋介石之“内助”。宋美龄对蒋介石来说,亦贤妻亦诤友。在蒋介石失意与消沉、悲观的时期,鼓励蒋对人生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规劝蒋改变暴戾的脾气;在蒋懊恼的时候进行劝勉。她作为妻子不仅照顾蒋的生活起居、身体病痛,更是从思想层面引导其宗教信仰,从精神方面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事业。

三 与闻政治

蒋宋结婚后,宋美龄不仅在生活上对蒋介石关心、照顾、体贴、爱护,而且参与了一些人事工作,扮演了一定的政治角色。早在蒋宋结婚之前,1927年11月23日,蒋介石曾“与宋女士谈人事”,^{[9]147}结婚后,通过蒋介石,宋美龄能对人事安排产生一定的影响。如1928年1月15日,宋美龄自上海赴南京看蒋介石,宋美龄谈及吴稚晖“亦病于沪上”,蒋介石乃致电张静江,“属[嘱]为稚老访觅良医,妥加诊治”。宋美龄“又言孔祥熙尚留沪”,蒋介石“再电促孔氏来京”,电称:“吾人应为革命大业计,不必以私亲避嫌,兄素爱国,当屏[摒]弃一切,为公

为私,皆应来京助我。有兄一人分劳,则弟可得而从容应付各方矣”,宋美龄“见公作[做]事,公私兼顾,情理两方,各如其量,心甚喜悦病为大瘥。”^{[9]258-259}由于宋美龄的提醒,蒋介石催促张静江代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觅求良医及诊治。1928年,孔祥熙由上海来到南京,担任南京政府工商部长,与宋美龄的催促有一些关系。

1930年7月19日,时值中原大战爆发后两个月,“战事危急,军需竭蹶”,蒋介石“令宋部长子文筹发军费,屡有难色。夫人于部长为兄弟,言之亦不允。则曰:如果不能发,可将我房产积蓄变充军费,若军费无着,战事失败,吾深知介石必殉难,前方决不肯腴颜人世,负其素志,如此则我如不尽即同死尚有气节乎,故宁先变卖私产以冀挽救于万一也,宋部长闻之,大为感动,乃亟竭力筹措焉。”^[21]蒋介石苦于军费无着,作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筹款艰难,主张建立西方的预算制,拒发军费。而宋美龄扮演着调解者的角色,甚至不惜“变卖私产以冀挽救”,最终让宋子文“竭力筹措”。

蒋介石于1936年12月10日致电宋美龄:“告以此间管理监察汽车人员应用甚急,望派前在四川之洋人来西安总部,协助张副司令整理为盼。”^{[22]403}宋美龄还代蒋介石慰问各方人员。1936年4月19日晚,蒋介石致电宋美龄,询问宋庆龄病情,并令宋美龄“请代慰问”^[23]1936年12月3日,蒋介石致电宋美龄,“告以闻膺白兄病危,请代访问为盼。购人参若干,托明辰商用机带来,交西安部邵主席转,并望另购数支分送家兄与宋姐丈为荷,兄定明日乘车赴西安。”^{[22]365-366}由于个人才识,宋美龄有能力在恰当的时候处理与政事相关的事务,而作为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有机会参与各项政治事务。

1928年,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成立,宋美龄实际参与了其创办。1928年10月6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商谈同志遗族之可悯”,宋美龄致电李德全商量筹建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以抚养烈士遗孤,称:“此次北伐功成,实为武装同志牺牲之代价。诸志士杀身成仕,夫复何憾,惜所遗孤苦无人教养,若我辈不为之设法抚育,何以对死者之忠魂,妹等有鉴于此,拟设立革命军人后裔学校,施以相当教育,惟事关重大,极愿大姊共同负责,请即命驾来京指导进行为幸。何日起程,请先电知,以便欢迎。”^{[24]204-205}遗族学校成立后,宋庆龄担任校长,宋美龄任校董会主席,宋美龄“对于校务之赞助,十分热心,蒋夫人并时常莅校,亲自指导,尤堪敬佩。”^[25]1930年5月8日下午,遗族学校举行第一

次演说会,蒋夫人曾到会训话。^[26]1936年6月遗族学校游泳池开幕,宋美龄剪彩。^[27]宋美龄关怀遗族学校学生,《遗族校刊》上先后发表宋美龄撰写的《告本校教职员学生》《告两校教职员学生及家长书:贯澈遗族教育宗旨,认识学校社会关系,发展共同合作精神》《致遗族女学校同学书》《致遗族女学校同学书》等文章,^[28-31]对遗族学校十分关心。

1936年2月,航空委员会由南昌迁往南京,宋美龄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襄赞空军建设。据《事略稿本》记载,1936年蒋介石多次与宋美龄谈及航空相关事宜。1936年9月24日上午,蒋介石在广州,而宋美龄在庐山养病,蒋介石电宋美龄,告以英国空军司令郝德杰已来广州访问,并询问宋美龄到庐山牯岭后,“有否与港督夫人通讯”?^[32]⁵¹³随后,宋美龄也由牯岭致敬港督夫人,“谅可送达矣”。^[32]⁵¹³1936年10月13日,蒋介石称:“吾夫人对空军之整理不愿因病而稍缓,是其爱国心切实所罕见,惟愿上帝鉴察护佑,使其痊愈也。”^[32]⁶¹²

1932年9月1日,航空学校由军政部航空学校改名扩编成立,蒋介石兼任校长,宋美龄作为校长夫人,常参与重要庆典,并协助航校事宜。1936年11月21日,蒋介石电宋美龄“告以施顾问已到洛约会,航校报告书请速寄”。^[22]²⁶⁰11月25日,蒋介石致电宋美龄,“告以飞行顾问麦唐纳现在何处,准即调回航校训练可也,报告均已批阅,交周主任照办矣。”^[22]³⁰⁶12月6日,蒋介石电宋美龄,“告以赖英勃逝世可惜,请用我夫妇名义致电其家属吊唁,并令航校开追悼会”。^[22]³⁸⁴12月7日,蒋介石电宋美龄,称“航校事准照来电之意办理甚妥。”^[22]³⁸⁸1937年3月30日下午,蒋介石与宋美龄同车出游,“以航空人才难得,公与夫人都甚忧惶。”^[33]

宋美龄看到了航空对于中国统一的意义,1937年3月她撰文《航空与统一》宣称:“一切促进中国统一的新发明,或许要推飞机的功绩最为伟大”。^[34]⁶⁰据1937年9月,《中央日报》载:“路透社特访员顷游首都归来,据称:以女子而参加陆军参谋军事会议,此在中国新时代历史中实为创见,其人为蒋委员长夫人,夫人与委座之军事顾问环坐一案,讨论空战空防事务,夫人于日飞机每次袭击首都时,辄亲自观察,不惮危险,敌机既去,复亲莅各处调查损失,委座为航空委员会主席,夫人则任该会秘书”。^[35]南京航空委员会内部设有战时实验室一所,由宋美龄管理,“凡战争残物,如已毁日飞机之类,皆由夫人会同专家查验,夫人于一年前从事整顿中国之航空事业,当第一次会议正进行之际,委座西安被难消息,突如其来,治委座脱险,夫

人告成整顿工作,此次中日战争中,凡关于航空问题之一切行政工作,悉由夫人亲自处理,而佐以秘书数人,秘书中无一女性,凡开陆军与空军战略会议,夫人靡不出席,夫人除行政与技术职责外,并密切关心空军人员,不时巡视飞行场,亲自检查飞机师之设备,与彼等之起居,甚至顾及彼等之餐品,凡飞机师有所献议,辄从善若流,委座接见外宾时,夫人辄为任舌人,与外国政府通讯时,辄为起草”。^[35]

宋美龄热衷于航空事务,甚至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兴趣不减。1937年7月24日,蒋介石称:“余妻筹备空军,协力谋国之竭诚,世无其匹也。”^[10]¹⁵⁹1937年8月9日,蒋介石称:“吾妻主持空军之劳,如将来胜利,其功实不能没也。”^[10]¹⁶⁰1937年8月10日,蒋介石称:“妻于空军之准备,诚所谓竭其心力,深信上帝必不负吾夫妻之苦心也。”^[10]¹⁶⁰1937年8月17日,蒋介石称:“吾妻冒险巡视句容等机场,代余慰劳空军将士,可感也。”^[10]¹⁶⁰1938年1月23日,宋美龄在港,蒋电宋称:“近日精神谅已恢复,空军待决之事甚多,请速回汉盼复。”^[36]⁸¹

1938年2月12日,蒋介石电宋美龄,催其从香港回汉:“英机决在广州装配,已与光锐商定,航委会拟改组为空军司令部,请速驾回为盼。”^[36]¹⁵⁷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宋美龄于1938年2月19日“由香港飞返武昌”。^[36]¹⁷⁷可见宋美龄对于航校及空军事宜之重要性。抗战期间,宋美龄佐辅空军建军发展贡献良多,举凡外国顾问之延聘、飞机之采购、空军节之核定、对空军人员之关怀、飞行伙食之改善、前线慰劳、慰问空军遗眷,宋美龄出力甚多。

作为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有机会随同蒋介石赴各地视查、访问。1928年5月16日,宋美龄赴徐州,先后随蒋介石视察郑、汴各处,与蒋介石“共商国计及雪耻之道”,28日才回南京。^[15]⁴⁴¹1928年5月19日,宋美龄随蒋介石前往医院慰劳伤患,宋美龄“汗涔涔下不以为劳”,蒋介石称许其“耐劳习劳,对于革命事业助我多矣”。^[15]³⁸¹1928年10月7日上午,蒋介石与宋美龄“往观中山陵园及总理陵墓”,下午,蒋介石与宋美龄出南京通济门“至香榭树左近察看营房地基。又至富贵山察看陆军大学地基。又至中山门外陈家营审视营房地基,并决定于陈家营先筑二营以卫护总理陵寝”。^[24]²⁰⁶

在蒋氏的秘书参阅相关函电令告及节抄蒋氏日记而成的《事略稿本》中,不仅对宋美龄的私领域给予了较多的笔墨,对于公领域下的宋美龄的政治活动,也有了一些描写、提及。1927年12月1日,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之后,宋美龄极力辅佐蒋介石

石,成为蒋介石之得力“内助”,蒋多次称宋美龄为“贤妻”“内助”。对于蒋介石来说,宋美龄亦贤妻亦诤友。在生活上,她关心、照顾夫君的起居,在蒋介石失意与悲观消极的情况下,鼓励蒋介石对人生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对蒋介石暴戾的脾气进行规劝,对其懊恼的心境进行劝慰,逐渐成为蒋介石心灵的慰藉。在精神层面,她通过宗教引导蒋介石的精神生活。在事业上,她更是全力支持夫君的事业,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

宋美龄认为:“我只要就丈夫的需要,尽力帮助他,就是为国家尽了最大的责任。”^{[34]9}宋美龄“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欲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34]8}在思想领上,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也非常大,宋美龄自认为“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之处,委婉示意的必要”,她也承担起“鼓励委员长精神生活的任务”。^{[34]9}正是由于宋美龄的性格、气质、中西文化的学养以及娴熟的英文能力,她能够在内政、外交领域对蒋介石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 陈进金.从“爱记”看蒋、宋情爱[J].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3(11):275-288.
- [2] 陈进金.劳燕不分飞:烽火下的蒋、宋情[J].近代中国,2004(158):178-187.
- [3] 陈雁.传说、传媒与日记中的蒋宋联姻[J].史林,2012(1):135-143.
- [4] 薛念文.蒋介石日记中的宋美龄[J].档案春秋,2008(3):41-44.
- [5] 杨天石.关于宋美龄与美国特使威尔基的“绯闻”[J].百年潮,2003(10):72-78.
- [6] 杨天石.蒋介石的“婚外情”传说: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三[J].世纪,2008(1):10-15.
- [7] 罗敏.“家事难言”:蒋介石笔下的情爱世界(1927-1937)[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0(5):94-101.
- [8] 刘大禹.宋美龄的政治参与对蒋介石个人集权之影响(1928-1937):以夫人政治的视角分析[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2):97-102.
- [9] 周美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册(1927.9-1928.3)[M].台北:国史馆,2009.
- [10] 黄自进,潘光哲.蒋中正总统五记·爱记[M].台北:国史馆,2011.
- [11] 高素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0册(1931.2-4)[M].台北:国史馆,2004:237.
- [12] 周美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4册(1933.12-1934.2)[M].台北:国史馆,2005:148.
- [13] 高素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7册(1934.7下-9)[M].台北:国史馆,2007:319.
- [14] 高素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1册(1935.5-7)[M].台北:国史馆,2008.
- [15] 周美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册(1928.4-7)[M].台北:国史馆,2003.
- [16] 周美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2册(1931.9-12)[M].台北:国史馆,2004:144.
- [17] 吴淑凤.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册(1929.1-5)[M].台北:国史馆,2003:592-593.
- [18] 周琇环.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1929.11-1930.3)[M].台北:国史馆,2003:132.
- [19] 周美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1932.1-3)[M].台北:国史馆,2004:470-471.
- [20] 王正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7册(1932.10-12)[M].台北:国史馆,2005.
- [21] 周琇环.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8册(1930.4-9)[M].台北:国史馆,2003:353-354.
- [22] 高素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9册(1936.10-12)[M].台北:国史馆,2009.
- [23] 周琇环.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6册(1936.3-5)[M].台北:国史馆,2008:409.
- [24] 周美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册(1928.8-12)[M].台北:国史馆,2003.
- [25] 佚名.遗族学校近讯,蒋夫人热心负责,校务日有起色[N].中央日报,1929-06-24(9).
- [26] 佚名.遗族学校举行第一次演说会蒋夫人到会训话[N].中央日报,1930-05-10(12).
- [27] 佚名.遗族学校游泳池今开幕,校长蒋夫人行剪彩礼[N].中央日报,1936-06-14(8).
- [28] 宋美龄.告本校教职员学生[J].遗族校刊,1933(3):3-7.
- [29] 宋美龄.告两校教职员学生及家长书:贯澈遗族教育宗旨,认识学校社会关系,发展共同合作精神[J].遗族校刊,1934(4):5-8.
- [30] 宋美龄.致遗族女学校同学书[J].遗族校刊,1935(4-5):9-14.
- [31] 宋美龄.致遗族女学校同学书[J].遗族校刊,1935(6):5-13.
- [32] 高素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8册(1936.8-10)[M].台北:国史馆,2008.
- [33] 王正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0册(1937.1-6)[M].台北:国史馆,2010:277.
- [34] 宋美龄.宋美龄自述[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
- [35] 佚名.路透社记者述蒋夫人参与戎机,在中国新时代历史中实为创见,申报[N],1937-09-02(1).
- [36] 叶健青.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1册(1938.1-6)[M].台北:国史馆,2010.

责任编辑:黄声波